

文

獻

徵

存

錄

方獻徵存錄卷七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氏家傳

武億余鵬冲

邵齊燾

楊履基

汪中李惇賈田祖顧九苞

葉藩

丁杰

劉台拱

許宗彥

焦循

汪家禧

洪震煊

徐

鯤

文獻徵存錄卷七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氏家傳

錢氏本出殷彭錢白吳越國王鏐以前譜系罔考唐僖宗乾符五年鏐事臨安鎮將董昌爲石鏡都知兵馬使累功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昭宗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後梁武帝開平元年乃以爲吳越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薨子傳瓘襲晉潞王清泰六年薨子宏佐襲旋卒宏佐兄宏侖立爲諸將所廢立宏佐弟宏俶後漢乾祐元年以宏俶爲吳越國王自鏐至宏俶

居臨安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入朝納土世世子孫皆
家於洛靖康之亂鏐七世孫忱避兵遷台州其後有名
元孫者徙常熟縣元孫十一世孫應龍字吟溪明嘉靖
間仕爲浙江按察使經歷遷湖廣永州通判置宅杭州
北郭江漲橋始占籍爲仁和人實吳越王鏐之二十三
世孫也生得義未仕得義生世英年甫三十妻死不再
娶販米爲業常督米船數隻渡巢湖湖風暴起客舟覆
溺者多呼漁人使前活一人者給米十石得屍者半焉
船米旣空獲濟無算於今巢上祠祀不絕晚檢篋中負
責者券若干悉焚之不以語其子也子二長永賢字端
士少而木訥有犯無校旣長不善治生產累受人給父

死與弟別居盡喪其田宅所得朱子語類一部而已賃
漁塘巷屋數椽居之泊如也永賢子琦

琦字相人初名觀琦母夢道士十三人入室諷詠而生
故小名道士幼誦經事里人翁照後從鍾峻受古文辭
習隸書又事荆門方度學爲詩常賦楊梅有句云丹心
千古在莫笑帶寒酸方歎爲有品時年十五家貧窶糲
食屢絕或煮瓜芋以充腹家人勸學賣雜物藉以自業
素真氣不屑鄙事私挾書卷研誦不輟從叔永謙見之
曰此子將昌其門耶資以錢米令受業於高應昌之門
旋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三年鄉試中式乾隆二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遭父憂旋里服闋補原職

高宗得元時王酒海置承光殿選朝列四十八人賦詩
琦年位尙輕亦與焉爲五言詩十六韻奏之甚見賞異
命勒石殿壁上侍從之職咸以爲榮十年充會試同考
官號爲得士除河南道監察御史旣受任卽以職事久
廢陳乞修舉封疏屢上臺閣生風大學士黃廷桂久督
封圻頗忤威厲爲奏劾之

上不罪廷桂亦獎琦留心職掌焉俄命巡按臺灣提督
學政故事臺灣設二御史輪年行部兵衛赫盛番社長
每驅役衆番斂錢自利乃悉屏不用隨行僕吏三四名
而已苛累旣除民志甚洽臺灣番民有生熟二種四社
生番殺人二十九口奏捕之總督據營員申呈又以爲

熟番所殺既上奏遣官來案其事凡指名生番者知府以下官皆坐免捉熟番置獄人勸換前說合總督意指終不甯改生番殺人後卽取其元以去由是人頭弗獲獄不得成吏乃私發人墳割新死者頭以充其數小民哀叫赴省臺訟之總督內慙且悔旋卽病死將軍德沛移其案覆治焉殺人者果生番也由是熟番冤枉竟得理雪轉兵科給事中兼攝陝西道監察御史視通州漕畢又視漕淮安甫蒞官卽與總督楊錫紱虛心商略期有濟益條上六事一漕船開行宜定日期二南北按漕御史宜分駐瓜州楊邨三領運千總當嚴考課四糧船疲幫亟爲調劑五沿河營汛催漕無益六幫船起剝州

縣應付不得過緩皆見施行回京稽查豐裕倉有內務府大班橫行倉中不聽繩約奏請懲罰

上既命治其罪竝裁除此項人役四十名人莫不服上之英鑒也二十四年主江南試關節不到清白之譽前後絕少轉爲常鎮揚通道調十府督糧道遷江蘇按察使買小舸徑下官吏方在津亭迎候已入府視事矣元和令爲吏貪恣甫視事卽投劾去前使移疑獄十三件竝鉤致主名攝令到臺論罪如律金家角爲盜賊藏匿地魁曰楊長設計用其黨捕獲之奸垢不發民以大和日必延見鄉士大夫同官嫌其周防不密笑曰吾之耳目惟胥吏耳諮訪利病詳悉民隱非士大夫其誰恃

乎若非禮干求自不曲徇之也初以擒盜事件提督齊大勇

高宗南巡大勇方引對問江南清吏爲誰叩首曰以大勇所聞莫如按察使琦也卽日遷四川布政使蜀中賦役頭訖紛繁其書有起運蜀府草束銀富順二王祿米銀郡府祿米銀名目蓋沿前明之舊文未改也奏乞削去之著爲定例調江西又調福建值大雨海水泛溢例外普爲賑貸不足者捐俸給焉自爲提刑彊於吏職及在閩以寬爲治大異疇曩或問之曰茲之職守在乎宣布條教廣

上德意若以苛刻爲尙屬吏效之以加於民民害大矣

但當持其大體何用察察者爲然簿籍煩碎必經目覽
其有疑謬立即割決不忍以疾言遽色加之所屬其未
任職而貧乏者區其才力稍料理之揭宋范文正曲體
人情於座右自爲銘曰言簡易識意遙可慕妙析理致
非溺世故有位君子情之所徯在閩九年

召爲京堂官旋乞養母歸里母終至

闕謝恩自陳老病得休於家琦清素寡欲澹然自得人
問閩海多珍異君甯有之耶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
無蜀吾嘗慕其風流肯以阿堵貽後人哉几閤安設鑪
器研石之外無他具也外和而內介仕閩日總督楊景
素欲其屬屬日到使院曰無事而上謁是爲諂瀆且廢

公事也大學士于敏中交接稍廣陳石慶敬愼事誠之敏中心不能平也晚入京師吏部尚書和珅勢燄薰灼使人要之曰知某官聲清約來見者以書爲贄可也終不冒往大學士阿桂同年生也先來訪將答之旣出門執鞭者請所之啞然曰不詣和尚書而謁阿相國外郡官如是吾目中未之見矣家居久之卒年八十有二時乾隆五十五年也所著詩有漁塘野唱一卷觀光草一卷山水屏閒集一卷行役集一卷榮遇集一卷思補集一卷縱遊集二卷虛敞集一卷驚候集一卷采蘭集二卷總名澄碧齋集閩縣朱仕琇序之曰穿穴卷籍役隸象態盡有一代作者之體大者宣

上德達民情敷陳愷悌綢繆忠愛其聲廣大寬平旣直
且廉優游愉懌颯颯乎可以被金石而備雅樂其次則
僚友贈答懷人感舊敦伐木之雅伸采葛之好至於瑣
細名物託興取喻莫不舉類適而見義遠令人想見道
德之崇深源流之肆大焉乃若游覽名山大川以足仁
知之樂則公使舟車所閱瞿塘巫夔驚江危棧之險北
固金焦雲水之壯鍾阜秦淮之秀麗匡廬武彝仙釋之
棲南極海外鯤身鹿耳之阻蠻煙瘴雨日月出陟之鄉
古騷人未嘗至者皆得爬搜抉剔窮極其趣而生平之
豪雋瓌瑋鬱積蜿蜒者至此乃無所芥蒂而一洩之故
其海外諸詩尤爲雄偉矣人以爲知言又有家言一卷

文集二卷子八人第三子枚字枚叔少善吟誦以唐人
爲圭臬嘉慶四年成進士官吏部主事卒年四十三有
齋心草堂詩集四卷微波詞一卷文集一卷

玘號北庭有過隨園主人臥未起題壁詩云三徑亭臺
水一隈蕭蕭落葉點莓苔小舟隔岸穿花出怪樹當門
揖客來看竹何妨人竟入題詩好是雨先催衰安穩臥
雲深處怕引西風戶未開玘丁丑進士

武億 余鵬沖

武億字虛谷又字授堂偃師人父紹周官吏部郎中億清白勵學數椽老屋在洛之涘水溢屋圯架洿而居苦寒則斧朽木燎火以自解誦讀不廢遂稱博洽有周禮名所由始考曰今爲禮經之學者宗於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百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

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竝起於漢似也其言亦頗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也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於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竝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竝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

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百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於疏蓋康成之所序爲周禮解詁之人起於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於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於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環經是也惟所異者於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

五經文字卷一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
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
之所自起固起於成哀間也孰名之必於劉歆附王莽
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於泥古而果於誕謾欺誣之說
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於官制地理
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
於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以爲佐而成
之其見於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疑衍爲周
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
劉歆始建立
周官經以故班氏於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
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

例復仍其本名食貨志葬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

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

未有以著明於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其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

所掌至如郊祀志葬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

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

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傳葬

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兩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然見周官禮記宜於經者為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

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

為劉歆也歆弟子散亡惟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

鄭眾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

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
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億與
錢唐黃易善其答易書曰承示隸釋隸續研覽尋味益
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爲有
資於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於小學功爲
不細然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榘
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
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
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
陽城西卽射陽縣之
地據此則傳以丹爲

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
某考其實射謝古多通用

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

詳見某跋樊穀修華嶽碑內

蓋同爲一地

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注訾及傳文是其疏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縲令縲卽縲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縲爲溫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縲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

傳少溫藉義竝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黾行太守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於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表厥宅里然則非自東漢始也五君恬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

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眞人之稱考之莊
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
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
尙有不及備檢姑就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歸班候銓億介介守禮所爲迂曲用情
又狷頗爲流俗所輕與懷甯余鵬翀主大興學士朱筠
筠重之皆加禮焉億善哭除夕筠戲之曰客中何以破
岑寂曰求醉飽而已遺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
及湯餅飢飫醉飽矣更有他求乎曰哭遂大哭不止比
鄰皆驚筠笑而已與洪亮吉黃景仁飲於天橋酒肆轟
轟甚樂忽顧盼哭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

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耳其友江藩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又十年除博山知縣下車訪問土俗考究利病創范泉書院以獎拔秀雋汰諸比邱尼用修弦歌之化以正淫亂之習嘗按鄰邑獄受按者以二千金介典史進典史憚億清節終不敢言營卒張保爲姦利治之急上官爲請請勿聽縣無驛傳有急假里馬供役又出石炭例以饋上官皆下教除之凡所施政甚洽物宜初壽張奸民王倫造逆拒官軍中礮死忽傳蜚語謂隱逃山內大學士和坤領提督事發健卒十數推索尋按卒所到自便其曹之長杜成德尤縱經過村落本無可疑每借搜捉以起端緒或入坊肆飲酒破瓶罌而去百

姓頗苦之官吏亦莫敢問也至博山境方各挾鐵器械
會聚博塞億於路適遇立命擒下成德大言是何縣令
作此無狀不旬日當受其禍矣億不與辨但如法笞箠
訖出諸境外一縣肅然於是向之輕億者謂其能爲彊
項吏也中丞侍郎驚謂金吾衛卒奉文書主捕繫事其
於縣令本不當修敬今縣令亡法予杖爲不應上奏劾
治請免億職億卽日解印去父老泣而送之嘉慶四年
億事稍稍上聞尋

詔吏部敕下河南省徵億入京已先一月卒年五十五
億雖名健吏簿書稍暇著述未已笑曰吾結習未除耳
居官爲此猶是罪過也好金石成癖少居鄉里聞杏園

莊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肩之以歸嘗與山陰童鈺同修偃師縣志考訂金石文字童服其精審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又撰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證讀史金石集目偃師金石記授堂金石跋授堂詩文集錢譜札記之屬百餘卷

余鵬翀字少雲上舍生師大興朱筠百氏傳記一覽不忘發爲歌詩有雄厲魁傑之氣卒年二十八有雜著若干卷其友武億裒錄之上元孫星衍常與黃景仁王復嚴長明吳泰來汪中並稱之卽鵬翀之詩可知矣

邵齊燾

邵齊燾字荀慈昭文人將生父夢明祭酒馮夢禎具刺來謁求借居甚異之甫受書能了大義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性蕭遠無塵俗累目短視每作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冬月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躡他履以出履各異客匿笑齊燾亦自笑已且復然不以屑意自顏其室曰道山祿隱居詞館十年再充京兆分校以試不利罷歸

高宗南巡迎蹕奏賦有

詔集試闕下辭疾不至善爲駢體文宗六朝三唐成一家言有秋暮宴游詩序曰歲在己巳月惟季秋天高氣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七

有嘉樹軒

澄風物淒緊檐梧下葉發秋士之深悲籬菊晚芳奮幽
人之逸興城南有陶然亭名實舊矣京師縉紳之流自
公休暇之隙假日銷憂此焉登陟汪探花者僕友王兵
曹之玉潤也文采媚乎朝榮襟懷映於秋沼對風光之
閒美屬職務之餘暇招王君之同牒冠者六人近重陽
之令辰先庚三日相與促席行杯劇談縱抱旣而巾車
南郭升茲古榭俯瞰原隰極睇林野白露甫下蒹葭已
蒼寒煙欲交城闕彌迴登高作賦諸君陳力於大夫對
酒當歌下走無階於末座日夕言旋餘興猶盤重爲後
期來命同遊粵以九日會於王君琉璃街之私第座上
已滿非無不速之賓俗外相期盡是忘形之侶抵掌抗

袖淹留永日暮色四壁寒花一庭於是列芳饌而命雕觴延清風而招明月頽然既醉謗然而歌取極一時之歡焉知身外之事非夫得真意於閒靜妙達觀於自然詎足與契此幽襟陶茲素景者也且夫嚶其鳴矣詩人摘伐木之謠其臭如蘭君子玩斷金之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抑可知矣假使素心莫在獨對芳辰俗輩相呼共銜杯酒甯不令煙霞闌淡琴尊索寞今諸君得其朋矣同其賞矣可以樂矣繼之以悲何者今人詎能喻古人之歡明日非復存今日之賞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其然乎夫歌詠者人之性情筆墨者人之面目古人有軒軫暫輟而風流以遠煙景乍寄而絲代如昨亦

賴之於篇翰也。王君雅篤素交，深惟古處，以爲吾儕之相知也。旣嘗朝遊夕處，冠蓋逢迎，豈無萍浮梗汎，雲波阻絕，俯仰陳迹，達人所以興懷同堂異鄉，浮生故其可慨思。所以留勝賞於異日，永情愔而不忘。爰及藻彼珪璋，聯諸籐梗，各具手書，次第編錄，不復計章句之工拙。點畫之妍陋，第欲使星移火變，山高水遠，循環篇帙，猶見交情如斯而已。昔者王右軍之雅調，纔奮蘭亭之筆，揚盈川之傑思，始裁藥園之序。僕竊不遜，謬希前軌，輒述王君之意，爰題衆作之首。前後會者九人，詩三十一首，詞一闕，列之於後。又有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曰：別方不定，萬族共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

物恆性皆懷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
及關聞歎登岳流謠郊路班荆河梁攜手羈旅離別之
際古人亦皆有不能已者乎古湫日下無雙江東獨步
同年之友一時之傑齊瑟自奏見奪盈庭之竿隨照相
投或按中宵之劍京城淹久亟其暄寒歧路無端乍乖
雲雨粵以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月
明千里蟲吟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煙嵐清而林野肅
寒蟬抱樹驚征客之秋心候雁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
塗衡霍擊汰沅湘杜汀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
仲宣之所遊目涉彼迴路謝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
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於時如蘭舊侶傾蓋新知竝爲

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爲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干首其詞云爾齊燾每作一篇人競鈔寫思甚雅澹說者謂與快雪堂文同符定興王太岳好爲此體見齊燾作絕驚歎遂終身輟筆焉秀水鄭虎文稱之曰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跡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玉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其敬佩之也如此然齊燾答其同年王太岳書敘作文之事曰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

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
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捫管
含毫遂無一驗根柢疎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
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蓋嗛嗛自以爲不足也詩材甚
雅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溼衣主常州
龍城書院黃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卒年五十二有玉
芝堂詩文集七卷子培憲爲古文能傳其業中乾隆四
十九年進士官浙江麗水知縣

楊履基

楊履基字履德金山人自號鐵齋本名開五歲能背念漢魏六朝詩補諸生後篤志理學私淑陸清獻學使者李因培舉優行貢太學事親以孝聞遭喪自大小斂至祥禫皆遵家禮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苦由中始佔畢哉張子言居喪不可觀他書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乎禮外聖賢之學甯以居喪而遂忘之履基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於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集若干卷

汪中

李惇

賈田祖

顧九苞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幼孤母自授小學年二十應試侍郎李因培試射雁賦賞之補博士弟子員湛深好書文藻甚盛然時人未之知也嘗著哀鹽船文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綰其口列檣蔽空東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耶於時元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栗黑青拔來陽光西匿羣飽方嬉歌嘯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飈勃發萬竅怒號地脈盪決大聲發於空

廓而水波山立於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
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煙眈眈燦若沃雪蒸雲氣以
爲霞炙陰崖而焦熱始連櫂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死跳
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晷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
未絕倏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呖泊埃霧之重闌遂
聲銷而形滅齊千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
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
繒敗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於海不絕亦有沒者善
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
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需猶入險而思
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濟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

歸乎死地積哀怨於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決
辰目睍睍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慙流血以盈眦訴強
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漉漫無別園
者如圉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攬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
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
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帑環之絕氣寢牀以死
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
命天平何辜罹此冤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
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迍邐心期冥遇惟
血食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
無主悲夫叢冢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尙

羣游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耶天降其酷也耶夫何爲而至於此極哉編修杭世駿奇其作爲之作序時乃大稱之中又受知於贊善鄭虎文按察沈廷芳少詹事錢大昕廣爲延譽侍郎謝墉督學江南選以充貢嘗曰吾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吾北面事之矣其敬中也如此中家貧窶每游四方營甘脆以養母厯爲太平知府沈業富甯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皆禮異之嘗游武昌謁尙書畢沅爲撰黃鶴樓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又作漢上琴臺銘云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

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未終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
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尚懷桑土
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尚書甚愛之
爲勒於臺上然中落落寡合其後益困悴無聊賴乃作
弔黃祖文以寫懷自傷曰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
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足爲
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於狂夫
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於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
同懷蓋若有天相焉卽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
子攬懷舊之想感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
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

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於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沖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天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效逮於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於廣筵識豐碑於道左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於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於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昭來雪往其辭曰歲在攝提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怳世旣莫吾知兮將託於古之人滌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

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迺衆
辱於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
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一惟人世
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天覩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
爲寶子吹竽而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緊夫子之識眞
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歎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
斯人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
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途厯千祀
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望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
人以所無重曰鳳凰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一安置
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康保元吉沒吾世兮終坎軻無

所遇自序曰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
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
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
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
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
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
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乏多能鄙事賃
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
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
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
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

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未生車耳屢曳長裾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

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
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
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
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
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
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
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
勸聊復書之自是閉戶不復出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
江南試求得中竟不赴試感珪意臨錢唐謁珪珪謂之
曰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
濮陽興語喜其賅洽吾子咨於故實多識前言往行亦

可以廣陵之事諗余乎中應時作廣陵對一篇凡三千
言珪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
矣中詩得唐人法有宮怨詩云高樹明河隱殿欄風簾
不下夜燈殘玉階秋草無行迹坐對三更白露寒最可
誦中年三十顓意經術與江北李惇劉台拱王念孫爲
友著述學內外篇六卷其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
許嫁而壻死不當從死議居喪釋服解義高郵王念孫
謂爲能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也年五
十一再至浙江以微疾卒於西湖乾隆五十九年也其
論三代以上學制廢興曰嘗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
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

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
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而自題
其端曰觀周禮太史云云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
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而書存比於告朔之餼羊至
宋儒已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
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
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
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
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閱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
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
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

庶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
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
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
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
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
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
無存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
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爲者留爲世教若其政教之大
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又曰禮樂征伐失在諸
侯大夫又後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
又曰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則犁然具在而歷

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睠然於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爲無用而思欲盡去之又曰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書藁草略具未及編次成書故敘其略如此當日與劉先生書云某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其末也是其徵也寶應劉台拱曰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溯韓杜所爲駢體文志隱味深常選屈宋以下爲傷心集晚年顓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反復考訂乃知依古經師所未發者自君抉其精奧也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人多嫉之然

孝事寡母母愛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容甫遺詩有靜夜云空牀生夜寒夢回知漏永又過張明府云天清秋樹靜風定夜鍾遲又宿龍江云疏星漁舍火寒雨戍樓更

李惇字成裕亦字孝臣高郵人少尚風義爲博士弟子員以高選將貢國學前一夕執友賈田祖死親具棺斂歸之遂不入試究極經義嘗說尙書洪範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爲遇吉當讀至逢字絕句與上文從同字音韻協吉字別爲句又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

合据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釋文引馬融云達大也是句絕之證也詩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輶以上爲軌釋文軌舊定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案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轉頭者少儀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顯然兩物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

一事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其九反此章彌驚盈鳴牡軌用韻甚密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未注官卒年五十一惇能理毛詩常爲解義數十條其友汪中服其精審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縢大誥三篇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車制考左傳通釋說文引書字異考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晚究心歷算又爲

杜氏七厯補渾天圖說各若干卷皆未見於世故存其目以使好事者蒐訪也江都江藩曰藩獲交君時年少好詆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儀徵阮元曰孝臣於算學深造自得與錢漑亭齊名識者爭推之乃歿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賈田祖字稻孫又字禮耕高郵人諸生治左氏春秋好

之寢食未嘗去手論史事甚達善爲詩所著凡三千篇
應試泰州病一宿而亡亡後詩集多散佚矣有夜起詩
云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人復何處遙夜獨橫琴
弦急風栖戶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夢付幽岑其
秦淮懷古有無復臨春餘畫閣只教踈地有長條之句
甚婉而麗又人與夕陽爭竹徑秋先疏雨到荷池花月
紅欄題扇後竹風青幔著書初則集外句也汪中子喜
孫爲哀成四卷刻之名稻孫集儀徵阮元曰賈田祖開
吾郡經學之先與同邑李孝臣王懷祖友皆善飲每酒
酣輒鉤析經疑同時講古學者興化任子田顧文子江
都汪容甫寶應劉端臨聲應氣求各成其學是時元和

惠氏休甯戴氏大興古學於江南而江北則諸君子爲之倡焉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談經長於毛詩三禮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子鳳毛年十一通五經著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以副榜貢生終

葉藩

葉藩字登南仁和人幼能自檢侍母疾足不出戶十六
爲諸生試高等補府學生於昆弟居第六於是葉六之
名甚噪中乾隆十五年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補江西建昌令居官口不言阿堵物避俗如
仇人以爲迂而民甚安之遭喪去官服闋補陝西同官
縣知縣移蒲城鞠獄不恃三木反覆初供以求得實同
官多指爲弛然爲所治者輒心服曰此真健吏也卓異
遷廣西太平府同知定雇夫法人以爲便再遷廣東廉
州府知府調廣西思恩府知府土官桀黠者輒斥不見
咸嚴憚之歲饑民多粥子給直養之官比歲稔歸其父

母氏大悅藩狀貌癯瘠甚趨府白事在公所罕與人言人常怪之一日值貲郎在坐藩不耐之閉目坐久同官問何爲閉目不答微語曰癡人去否貲郎大恨卒爲所中以微譴罷歸家綦貧教授生徒以自給屢爲吳楚閒書院院長門內行甚飾昆弟老而友愛撫諸孤姪有恩卒年八十有詩文集如干卷子之朗之田能守之

丁杰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閔之爲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乾隆三十六年鄉試主司發策問大戴禮杰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朱學士筠廬學士文昭戴編修震程孝廉瑤田皆與爲友學益進聚書益多四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選甯波府教授嘗校正許氏說文以爲明人說文分韻之本雖陋頗多可採胡渭禹貢錐指號爲地理絕學杰指其文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慎遏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於齊管仲天下才必不

爲此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害當在秦楚際矣談者因以杰言推之并可作緯候僞起哀平之證也尤善校書雅雨堂盧氏所刻書傳乃惠徵君所哀輯杰以爲疏舛如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乃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其誤連皇覽然不知其何以誤再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黃先誤徵君又仍黃之誤也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引乾鑿度者一事引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爲鄭者一事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云猶卽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

衍爲軸轉斛卽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
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可證矣嘗
云一人之書有經有解者始管子有經有說者始墨子
有經有傳者始韓非子墨子經上下經各有說凡四篇
俱用旁行讀法詞旨奧衍兼傳寫錯互杰與其友許宗
彥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杰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
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御史孫志祖嘗戲之
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柰何杰
寶惜其書每以厚糲黏紙八九層爲面底頁底見者輒
笑曰此丁氏藏書也旣病亟猶誦五行大義以爰辰配
合之說告其子次日卒年七十嘉慶十二年也爲人校

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考逸蘇詩補注其自著有鄭氏易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西山房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鄭氏易注後定者易鄭注久佚宋王應麟蒐輯諸書以存其舊元和惠棟復有增入杰審視兩本以爲多羣入鄭氏易乾鑿度注又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之人非康成刊其譌定其是別爲鄭氏易注後定若小畜之輿說輻當改作輶夫之壯於頄當改作頄其次序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條盧學士文弼爲之敘曰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

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
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
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爰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
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正從而定之正其違
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
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
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苟
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惟以
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
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將有
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

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竝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之言惟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

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
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
而定字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其所輯
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
也丁君此書余見其藁本一字之義必比附羣書以考
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
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
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
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
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疑雷震
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

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
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
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
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
之之功不可廢也夫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六世祖永澄明萬厯進士兵部主事與高忠憲顧端文講肄東林世傳其學父世蕃篤信朱子於明契薛胡二家其他以爲不盡合於朱子以廩貢生官靖江訓導台拱九歲作顏子贊年十五誦王懋竑予中朱澤灃止泉書益以聖賢之學自勵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爲丹陽訓導台拱言行儀乎紫陽爲論語學必遵古訓嘗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
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
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或頗以爲怪用敢旁
推交通敷暢厥旨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
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
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
註亦云爾近也雅正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
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
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
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
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

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

易雄方言繼爾雅而

言應劭風俗通義自謂述演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

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

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

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

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

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

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註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

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
摳衣也下說云孔註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
卽席也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
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
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攘說文攘摳衣也摳謂之揭齊不摳揭衣也
也註謂揭內則註揭子事父母不涉不揭行坐
也註謂揭內則註揭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柰何升堂見君而反以
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
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註云攝猶
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註云能自攝整旣醉
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沛公攝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
衽者非一未有爲攝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旣抱几
復能攝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
又有兩手攝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攝
者何乃并及冠乎畧舉數事足矣嘗謂孔註出魏人依
托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近人多疑安國尙
書傳并論語註疑之自台拱始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謂當依爾雅釋器骨謂之切
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
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切磋琢磨皆喻樂道好禮夫子以
樂道好禮進子貢能識此爲學問之功引詩證之所以

三
不
有
車

爲告往知來不得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有酒食

先生饌謂幼者爲弟子長者爲先生皆人子也內則男

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若已食卽退若未食

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先生也具卽饌也鄭註內則論語卽訓爲饌

憲問篇見其與先生竝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

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謂告讀如字以上告下爲文引周禮太史頒

告朔於邦國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十

六年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爲證餼之爲

言乞也凡供給賓客牲牢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

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獲餼

曰稍餽曰餽牢曰餽獻曰餽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
有告事行禮使卿大夫告事使微者諸侯以其命數禮
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
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故欲去之不然文公始不視朔
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也四不視朔而謂
之始可乎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樂有關雎
此章據樂言之也古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
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國語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
樂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縣此其例
也關雎曰鐘鼓樂之卷耳曰惟以不永傷樂而不淫關
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

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
無以加於是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謂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始亂對舉周禮大師大
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
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凡六篇而云關雎之亂舉上以眩下猶之文
王之三鹿鳴之三云耳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
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君召使擯節謂擯聘客也其
以爲朝者周禮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
聘以旅擯接之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皇邢二

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其實交擯傳辭
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
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
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
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
之臚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
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
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入公門以下至私
覲愉愉如也謂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謂通論聘享
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謂以聘享私覲分言之聘

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堂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竝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形彌蹙也有揖讓之

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謂鄉黨記禮之書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旣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

之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謂陽貨歸豚而矚孔子
亡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
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
在拜於其室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
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
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
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
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
之何以爲孔子台拱讀經意有所得卽書一籤投敗簾
中若已經人道者又檢而棄之爲時旣久墨迹潦草破
碎每多散佚其釋尙書惟天陰隲下民云陰闇也猶冥

冥也隲古陟字釋詁云隲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
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隲
下者猶言隲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
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常陟降之爲之
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
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
天通固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
鄧梁益之間曰徂隲鄧格徂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
作惟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說者因訓隲爲定非也
釋詩十千維耦云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

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
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竝
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
法故有公田也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也儀禮
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之鄉陸德
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
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
或曰主治一鄉者台拱曰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
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
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
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

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今本正義亦竝改作卿并不誤者亦誤矣台拱研究小學竝通律呂常有轉註假借說曰許叔重以考老爲轉註後人多不得其說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卽轉註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註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兩篇不出轉註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天下

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註假借特用以通音義
無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註以一字攝數義
謂之假借陸音立字謂之轉註依音托字謂之假借假
借者離乎事意形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註者依
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同則難知卽如老爲會意考
爲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爲轉註則其不出前四者亦可
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契始興卽不
能無故爲立此一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當有隨世增
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
也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閭里之歌
謠豈盡合乎聖明之制作哉轉註之塗由此寢廢亦其

勢然也後世所造俗書多轉註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惟其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爲阡陌五等之爲郡縣也又有黃鍾之度說曰或問黃鍾之度或以爲九寸或以爲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爲黃鍾之正度曰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鍾有數而無度曰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曰昔者聖人作六律以象乾故自黃鍾而下皆以九爲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呂以象坤故自林鍾而下皆以六爲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

律呂一以九爲法九分黃鍾之長而去一以爲太簇九分太簇之長而去一以爲姑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鍾之長而去一以爲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以爲應鍾自應鍾而大呂而夾鍾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鍾爲九寸林鍾爲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一度生量量生權此制作之先後也又曰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爲寸而析十以爲百析百以爲千析千以爲萬或以九分爲寸而破寸以爲分破分以爲釐破釐以爲豪破豪以爲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賾而難治又有周

公居東論依鄭康成說以辟爲避且謂周公之所以避者其心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譽諸侯之動靜而爲之備四國陰蓄異謀環視而不敢動則畏憚周公之明效也其論可謂宏達台拱旣之官以弟得舉再赴禮部不中式絕意進取掃治一室不加功飾地無纖塵蓄書數萬卷於中日夕披誦自言雖卿相之貴不以彼易此矣事繼母至孝母常家居信來輒目矚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蔬菲四年人以爲難卒年五十五所著書甚多人所知者有論語駢注儀禮補疏經傳小記漢學拾遺荀子補注俱未

刊行也青浦王昶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揚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孝時謂四士三美宜矣高郵王念孫曰端臨邃於古學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閻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又曰其疏釋儀禮經文毫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旣補鄭氏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南跽弓之爲取矢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

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緻密於斯爲極至於綴評事
之疏漏箴祕書之違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繆說譌文
渙然冰解司馬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端
臨之謂矣錢塘盧文弨曰嘗得儀禮但有鄭注無疏相
傳以爲宋本後質之端臨以爲依元敖繼公集解本劉
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也儀徵阮元曰嘗欲
蒐簡說經之書各繫羣經章句之下如東原戴氏謂光
被之爲橫被卽著於尙書堯典端臨劉氏解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則繫於
論語八佾而互見周南其書名曰大清經解元在翰林
爲石經儀禮校勘記其賓服鄉服卿大夫服卽用台拱

說也山陽汪廷珍曰乾隆之世鴻儒輩出自養新通藝
二錄行而昔遜之未收者尠矣然子尤服膺端臨懷祖
二先生著書不多每下一義則皆前人所未及知後人
所不能易者也

許宗彥

許宗彥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父祖京官廣東布政使宗彥少不好戲調頗能究竟古學乾隆五十七年舉鄉試嘉慶四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觀政一月卽乞歸買宅杭州擅園林之趣鑽灼經典必求昭暢以錢詹事大昕說太歲太陰辭未備衍之曰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直之辰也太陰者歲星出後而伏伏後晨見斗杓所直之辰也又曰太歲卽歲建與月建同理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杓所建之辰也太歲爲陰行於地歲星爲陽行天兩者必相應也又曰古法太歲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漢太初元年丁丑至今嘉慶六年距算一

千九百空四應超辰一十三次餘積三二以紀法除之
乾隆三十五年紀歲庚寅加超辰十三年太歲在卯至
嘉慶六年太歲在戌與歲星不相應今法歲星一十一
年三百十三日六十四刻有奇而一周天約八十四年
而超一辰以此數推太歲則自太初至今當超二十二
次餘積五五乾隆十年紀歲乙丑加超辰二十二年太
歲在亥至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按嘉慶六年
七政時憲書歲星六月出柳太陽六月在井鬼柳歲星
與日同次而六月建未是太歲在未今法爲密矣因制
太歲太陰說太歲說太歲超辰說又以恆星之動宗赤
極赤極與恆星天不同體在恆星天之上特以恆星天

之樞近於赤極故卽借赤極命之其實恆星當自有其極其極循赤極而行每歲一周少不及焉以生歲差日動宗黃極黃極與日天同體日天如瓜黃極如瓜之蒂日如瓜體中腰有一白點蒂旋繞一周白點亦旋繞一周聯其旋繞一周之極謂之黃道黃道與日行無兩綫黃極與黃道無二體日天無象可指遂取黃極黃道寓之恆星天體黃赤旣爲同體則黃極黃道亦必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而其實之不及一度者不得不以爲右旋而歸於日之自行自古立法如此所以便算而非其實理若論實理則黃極爲日天之極黃道卽日行之迹不得在恆星天也此理不明則日之行於本天反無憑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星 有嘉樹軒

依而諸輪之說生矣乃分爲九段以圖明之曰日本天
曰日行黃道曰日經度曰日緯度曰求經緯度曰高卑
盈縮曰用赤道度曰日度無闊狹曰日左右旋總爲太
陽行度解通人雅士皆好傳之又記荷邏候星云曩在
粵東西士彌納和爲言西土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
有一星形質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
周天若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其用甚廣然
非此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大集經
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
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候星與戴
震精六書之學以考老二字互相訓因推爾雅詁訓爲

轉注段大令玉裁申戴說又言說文爾雅詁訓有不能
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經典字多假借爾雅從之又
云說文解字無假借宗彥以爾雅初哉首基十餘名雖
皆訓始然各有所從之部首而生亦不受意於始不可
爲轉注以矣若假借者本無其字則初哉首基之訓始
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謂說文解字無
假借者是說文止五書非六書也說文韋字解云借以
爲皮韋字安得云說文無假借也依大令言爾雅之字
爲假借義爲轉注是假借非轉注不明合二者爲一而
於二者之本旨胥失之矣因作轉注說以破之云六書
之來古矣指事象形諧聲會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則

假借轉注亦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爲體假借轉注爲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爲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爲數字由數字爲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小學家言轉注多歧說攷之說文則所言極明白學說文者求深而反失之祭酒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類相受考老是也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祀等字從祠祀祭祀復注爲祓禳祔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爲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已注字之見經傳者周禮天官注於虞中爲置字之通

用考工記以注鳴者爲咪字之通用皆非本義詩大雅
豐水東注孟子禹掘地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海泗而注
之江此注字之正解說文注灌也注本言水相輸灌通
流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爾所謂同
意相注蓋如水之受水也他如左傳言跗注言又注爾
雅言注旄首皆以相屬爲義轉注之義亦有屬於部首
之義矣是故事形聲意四者字之所由造有假借則可
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有轉注則有所依附而無虛造
之患今之言轉注者不求之於偏旁字體而求之於詁
訓字義釋轉注爲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
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

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爲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譌字漸繁施之於文不可遽曉於是而有詁訓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鄭氏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而欲以此當六書之轉注恐非篤論注字之本義明而後轉注可得而言祭酒之旨可得而繹也嘗以先儒五廟七廟之說紛紛申難而忘太室爲祖宗之祭作周廟祧考及世室考敘其緣起曰唐虞廟制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

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也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太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

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展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阮岐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義胥失之

矣至乃列世室於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
祧非太廟合祭之主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申管見爲
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
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辨焉宗彥嘗讀
殉難錄書後云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於往牒者非
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亡不亡於君
若民而亡於其臣又不盡亡於大臣而亦亡於小臣明
之臣雖家居及爲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
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莫能竟其用議甫出口彈擊之
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握兵柄者將主款則羣以戰誤
之將持重則以老師糜餉責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

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卽良猶不能不敗績而况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賓客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撐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主人耳目爲之眩不暇審顧俄而室轟然傾則羣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是夫謀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於家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崇虛論而忘實事故清議興而漢鼎淪清談盛而晉祚促講學會文熾而明社屋又有治論云治天下者任事以官爲官者任事以吏吏雖若微而治之美惡係焉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尙書郎以令史久者補之故其時多美政非特官賢抑亦吏善也六朝時令史猶爲重選降至

於明而吏始與士分途世亦相與賤之夫以賤視其身而欲以賢者之行責之此必不能之事也且使積日累勞而使得一冗雜之秩爲吏者雖清絜自守亦終莫之貴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有以操守稱吏者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彼歲月足以更事才辨足以濟姦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於府寺吏散處於民閒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於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今欲吏之不爲姦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歲滿察其廉能者仕爲郡邑長官其卑污者斥之遷擢之

路優則吏皆顧恤名節相尙以廉爭爲皎皎之行士人
更爲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於治道必有
裨益難者以爲若此則待吏優於士得毋不可夫士之
仕於朝者不十年可得監司而吏才長郡邑不爲優也
且士或以少年或由白屋伏讀制義之文一旦出而治
民案牘之不閑利弊之不審簿書一切委之他人誠不
若吏之素習其事者足以收效也夫吏所患者獨無品
耳旣高其品優之庸何傷吏善其職則政益修雖有貪
暴之官所爲非法吏亦得據禮以爭而官不得以自恣
兩漢之治庶可復覩矣宗彥素多疾竟不復起卒年五
十一有鑑止水齋詩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焦循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生而明穎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曰此出楚詞馮讀皮冰切大驚旣壯雅尙經術通律算之學補諸生食餼嘉慶六年舉於鄉以母老一試禮部後不赴試遭母喪旣免病足移居村舍築小樓數間几榻之外書研茶具而已嘗歎曰家雖貧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嘗讀易疑旅同人卦俱有號咷復明夷卦俱言拯馬壯密雲不雨小畜小過同辭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蠱象巽象又同例久之忽悟九數術可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取卦爻經文以實測之定爲旁通爲相錯爲時行旁

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
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
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
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或初
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變而通之仍大中
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
畜二之豫五垢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垢初則能應小
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
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
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時行也比例之
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

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
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
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
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
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
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比例也書成名易通釋
復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論十篇發旁通相錯
時行之義并章句十二卷共四十卷稱雕菰樓易學三
書儀徵阮元序之曰周易爲羣經首有列國人之易有
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
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聖人之造易也象

因卦生辭因象著辭與字一定不易易有爻有位是必有錯綜經緯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遇而取決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則空論而已江都焦氏嘗取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相錯者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於經文中蓋深明乎九數之正員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聖人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聞者驚其奇見者服其正雖使義海以下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焦君之易曰章句曰通釋曰圖略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溯其本如此則所通不旣多

乎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偶舉一隅以例其餘若其因事而揲蓍因卦而求象必有無盡之言使各象變適於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於今易辭之外也或曰通釋因假借不幾鑿乎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也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學嘉慶十九年夏過北湖里中間問君易法終食閒舉三十證及至江西趣其寫定寄讀讀竟序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其易餘籀錄二十卷易廣記三卷易學成復有隨筆著錄易話二卷記友朋門弟子問答及於易者其注易日記三卷則撰錄易通釋時自稽所業也又爲六經補疏說之曰說漢易者多斥王弼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其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乎於浮訓爲務躁解斯爲廝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未遠於馬鄭惟其言元妙耳尚書孔傳僞矣堯典下至秦誓不僞也視爲魏晉人所作傳奚不可存者金縢我之不辟辟訓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稱成王之命其說固善矣毛鄭義有異同正義往往雜

鄭於毛比毛於鄭其聲音訓詁頗多疏漏當正之補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弑君稱君
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揚其詞而衍之與孟子說悖
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代之諱代之解而
爲此也萬氏充宗斥左氏爲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
杜之失而莫測杜意之所在所謂彼有取爾也禮以時
爲大訓詁名物皆宜詳究論語一書發伏羲文王周公
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能遵聞之又一書之中參伍錯
綜引伸觸類互相發明與易例同也於是成周易王氏
注補疏二卷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
五卷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禮記鄭氏注補

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嘗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詞質而奧變易舊名將欲歸於宏亮作釋弧二卷以通之嘉定錢大昕稱爲用意獨絕又謂弧綫之生緣於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弗明法無所附也成釋輪二卷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隨時而改釋橢三卷以劉徽旣注九章算術講九章者不能舍劉氏之書矣然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是時元和李銳號精推步術每恨未見李仁卿秦道古所著書循游浙

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急寄與銳銳大喜循又得秦氏數學大略因爲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謂其子琥曰李樂城之學既有天元一釋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黹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員開方法因又爲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員開方法推之遂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示琥琥布策下算一一符合其式循曰得此演段可讀矣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附於里堂學算記之末循又有羣經宮室圖二卷禹貢鄭注釋二卷書義叢鈔四十卷毛詩地理釋四卷毛詩草木文獻徵存錄

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論語通釋一卷孟子正義三十卷揚州足徵錄一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共若干卷卒年五十八元又曰君博聞彊記周易孟子專勒成書易學不拘守漢魏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孟子正義疏趙岐之注兼采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卽小說詞曲亦讀之至再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二篇皆有補於世性誠篤恬淡寡欲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娛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

汪嘉禧

汪嘉禧字選樓仁和人少恬靜雅好博學不事華辨補杭州府學生儀徵阮元闢詒經精舍於西湖擇諸生之雋異者習業其中嘉禧哀然爲舉首嘗解易消息曰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垢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

文獻徵存錄

卷七

素

有嘉樹軒

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於人事於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於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彖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於彖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爲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

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
虛以無制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
息哉又通許氏鄭氏虞氏之旨爲性情說曰聖賢之學
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於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
情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
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
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
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惡與曰有欲
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翼
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也又作釋能曰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如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於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菽爲才菽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屬足似鹿又釋禹貢北過降水曰鄭君注禹貢本地說謂大河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內其北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邲降於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降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於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其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其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周禮序所謂摭祕逸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於胸臆專

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西湖六一泉有木主數百
皆前明逸老其事蹟無所見嘉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
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種又以宋王應麟集鄭氏
易摭拾至富而不著原書頗爲疏略乃爲逐句注之是
其博而能詳慎也嘉禧屢應秋試不遇嘉慶二十一年
卒年四十二無子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卒
後毀於火殆散佚不可得見矣

洪震煊 徐鯤

洪震煊臨海人少與兄頤煊俱有雋名補諸生益篤志
屬學儀徵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生侍郎者天
台齊召南也震煊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公十二年冬
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就以
史記正之曰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
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
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
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
帝於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去魯在十三

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尙墮成乎惟史記於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於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

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於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不具論也震煊讀夏小正知鞠則見卽虛星且謂用夏正日躔以求昏旦星絕無差忒著爲說曰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娵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

繫於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於經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於午杓攜於寅衡殷於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昂參西距昂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於昏伏也三月日在昂則四月日在參昂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昂始以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

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
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於晨始見五月日入
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
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
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於申衡殷於
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
十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
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
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
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厯七
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於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

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
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
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於日心比
於房而近於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
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
加酉箕西下加於酉則東井東上加於卯故十月初昏
南門見謂東井見於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於
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厯七辰初昏營
室南加於午及旦營室北加於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
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以經求經
無毫釐之差上合於堯典下通於月令而自唐以來無

有發之者何與其辨鞠爲虛星曰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註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於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西北向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

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
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
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
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
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
皆謂躔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
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
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
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
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
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震

煊兼習地理之學有禹貢降水考曰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厠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於上黨屯畱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於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於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

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貢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津津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哉況地理志漳絳並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一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

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而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
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王橫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
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隄稍高則淇水口以上隄
下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卽
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
口卽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
水自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

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又以浙江卽岷江非漸江下說曰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卽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

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
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渝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
潮溯源直去則馴至於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
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
通也始厲胥毋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一葦之可
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浙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
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入海自石城之派後堙潮不通
於故瀆且狎注於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
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
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
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爲

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
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
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旣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
江爲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爲
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
於岷山無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爲浙江也
又曾氏一貫論曰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
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
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
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
慮於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於孤陋也實字從貫貫

從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
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
心則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
通義 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
非空怡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
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
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乎
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
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
以貫與自貫殊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
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

心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
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
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奇
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入八爲六衰出爲七分別相背
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於十
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
周禮大史算器謂之中攷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
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
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
益取諸此逸書曰先算其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
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

函文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於備
數故功成於篤實也顏氏復禮論曰自農皇重卦天澤
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
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
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孝爲仁本禮爲仁文也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
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
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已詁爲
身謂身任復禮之事同仁之量也故又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李

有嘉樹軒

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

復之初九故見稱於孔子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卽由己
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以此及天下仁孰大焉又性
情說曰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
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
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性之欲卽情也故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
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
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
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

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鄧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與又格物說曰古人未有離學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首事離學哉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捍禦近取量度是無益之事而已善乎唐孔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

真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
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成敗故曰先致其知
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
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
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
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言物
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
非關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
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
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
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大學一書反覆

申明此意而已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而後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哉震煊性寡合習業詁經精舍與仁和孫同元蕭山徐鯤善嘉慶癸酉學使周兆基拔以貢成均旣廷試貧不能歸里入直隸學使幕在深州以微疾卒年四十同元字與人嘉慶戊辰舉人有弟子職注行於時

徐鯤字北溟蕭山人少補諸生不事帖括專習經訓時人譏之不屑也儀徵阮元督浙學肄業詁經精舍其經

籍纂詁鯤校證成之嘗謂易睽卦之睽本作睽釋之曰
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
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眞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
音訓所引釋文尙作聽與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
二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
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
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文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
脫去睽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
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鯤屢應秋試卒不售
卒年四十二仁和侍御孫志祖著讀書脞錄頗采鯤談
論鯤又謂郭景純注爾雅求詳者百四十二條邢疏補

其十近儒鉤稽出滯補所不備可云詳矣然引離騷蹇
修釋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是以良媒爲樂節
也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屣履爲草名至
薳懷羊薳卽芋魁薳與魁同幾類蹲鴟爲羊矣過求詳
核轉滋附會不敢以爲當也

文獻徵存錄卷七終